

我的恋爱

love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分册

我的恋爱

LOV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恋爱 / 李汉荣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06-4852-0

I. 我… II. 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2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43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001 | … 李汉荣 | 回忆初恋 |
| 005 | … 吴梦川 | 青 春 |
| 012 | … 高 勇 | 初 爱 |
| 020 | … 陈启文 | 或许你经历过那个秋夜 |
| 025 | … 王月鹏 | 从心灵到心灵 |
| 033 | … 和 谷 | 风中的小辫 |
| 038 | … 玄 武 | 青 春 |
| 042 | … 张利文 | 爱情底片 |
| 047 | … 李晓君 | 两生花 |
| 054 | … 苏 北 | 那年秋夜 |
| 059 | … 习 习 | 土豆的恋爱叙述 |

065	… 言 子	去青海
080	… 李 城	小镇上的爱情
085	… 半 夏	恩爱害道,甚于毒药
090	… 杜 平	盛满的是幸福
096	… 黄桂元	我的恋爱
106	… 闫文盛	我的恋爱
113	… 晓 剑	我的恋爱
119	… 江南雪儿	我的恋爱
129	… 范晓波	我的恋爱
142	… 袁永利	美丽的辫子
153	… 李 汀	飞翔的自行车
158	… 吕虎平	我和她的开始
163	… 朱 鸿	窈窕淑女
175	… 江 子	七〇后的爱情一种
182	… 聂 尔	我的恋爱
195	… 张卫平	风中的泪滴

题记：那是多么纯真的感情，回忆它，就像
迷失于物质囚笼里的现代人回忆远
古的神话……

回忆初恋

●●● 李汉荣

我

的

恋

爱

没想到会如此强烈地想念一个人。

没想到想念一个人竟是如此幸福又是如此痛苦。

多少次发誓再不想你了，可思念的波涛席卷而来，淹没了我仅存的一点克制的陆地，我的整个身心被海水充满，你是法力无穷的海盗，控制了我的每一寸海面和海底，盗窃着我所有的波浪、船队和汹涌的激情。一个浪又一个浪冲击着我，这时候，我知道了海的起源和生平。海是幸福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潮头在推动他，都有无数石头、河流皈依他丰富他；海是痛苦的，每一秒钟都有千万吨盐在他心中堆积，都有千万只船队沉没他的深渊。你不知道被波涛和风暴蹂躏的海底，早已是伤痕累累，你只知道远远欣赏：晴空下的大海，是那么辽阔，那么蓝……

我上山，你也跟着我的心上山。掬一捧泉水，我

就掬起了你的眼神；采一朵野花，我就采到了你的微笑。登上山顶，我看云，看见的都是你向我挥动的白手绢、蓝纱巾；我望鸟，望见的都是远去的你，你飞得那么高那么快，你头也不回地飞着，将我的灵魂也驭向那不知名的远方。走下山来，回首四望，那满山石头都是我的化石，那缭绕的云雾都是我化解不开的惆怅。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座山，你根本不知道我会把你带到如此高的海拔，你根本不知道，那逐渐加深的山色，已储满我记忆的岩层。

下雪了。我行走在风中，雪在降临，你在降临，这么多的飞吻，这么多的手指，这么多温柔的眼波！全宇宙的天鹅，都在向我抛洒美丽的羽毛。哦，这是你给我的信。多少个世纪没有读到你的信了，仿佛从震旦纪开始，我就等你的消息，我的目光苍老了，你只回复我以荒原；仿佛从银河刚刚起源的时刻，我就站在岸边等你的渡船，我的目光风化了，你只回复我以静默。此刻，你在给我写信，这么多纷飞的情思，这么多洁白的信笺。你把山写白了，水写白了，你把天写白了，地写白了，你把我塑造成一个干干净净的雪人了。你把亘古以来没有发出的信都寄给我了。想念你，我是多么幸福，每一片雪都是你的语言，白茫茫的大地就是你寄给我的一封长信。想念你，我是多么痛苦，雪化了，山暴露出石头，衰草守着墓碑，世界又变成空荡荡的邮局。

夜，我望着星空出神，失眠的夜晚，我才发现每一颗星星都是失眠的恋人，宇宙的大梦里包藏着多少痛苦而美丽的故事，银河的波涛里沉浮着多少孤独的帆影。呀，光年之外的星座，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它们，我低下头来，就能在水中打捞它们的眼神。你时时刻刻向我吹送纯真迷人的气

息，你离我这样近，却又那么遥远，你仿佛在世界之外，在银河系的远方。于是，我在高高的星座上刻写你的名字，用泪水打磨那些闪光的记号，直到整个星空到处都是你的地址。此刻你对着哪一盏小灯出神呢？你知不知道，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长夜里，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正对着星空为你命名？呀，千年万年后，又有谁知道，那闪烁的夜，那无尽的天上的篝火，都是我初恋的遗址。

想你，想你，想你。一颗颗爱的陨石砸落在我心上，我的心已布满环形山，堆积着无用的大理石、痛苦的金属、沉闷的花岗岩；远远地看，我的心已是一颗无家可归的月亮，追随着遥远的太阳，沉沦于苍凉的海底。

想你，想你。在雨中想你，想变成一滴泪打湿你的睫毛；在雾中想你，想变成一只迷途的鸟撞进你的怀里；在闪电中想你，想变成一束光被你夹进正在读的一本书里；在墓地想你，想变成一副棺材，深深地收藏你，想变成一块墓碑，长久地记载你叙述你……

想你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渺小，过于浩大的爱把我衬托得如此渺小。我发现我在嫉妒，那些与你无关的事物，它们缭绕着你也占有着你。我嫉妒你的头发，为什么是它，那黑色的云，覆盖着你的头顶，而不是我，在你生命的高地，以松涛、以风的手指，策动你青春的波浪？我嫉妒你胸前的纽扣，为什么是它，那金属的、冰冷的耳朵，倾听你不息的心潮？我嫉妒你正在服用的药，它们果真能治疗你的疾病？它们果真以其涩苦和辛辣，能征服侵入你骨髓的病毒？我嫉妒

我

的

恋

爱

那为你号脉的无动于衷的大夫，他真能透过你的脉冲，诊断你血液里隐秘的潮汛？

想你，想你，想得绝望的时候，我发誓再不想你。于是我想：宇宙是什么时候创生的？大海是什么时候起源的？盐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听见一个声音说：她诞生的那一刻宇宙就创生了，你为她流泪的那一刻大海就起源了，你绝望的那一刻盐就形成了。

想你，想你，我无法不想你。我周身的血脉，时刻为你涨潮和落潮，千万吨盐堆积在海底，千万个太阳沉没在心底。

我此生的命，莫非就是为你受苦？我这颗心，莫非就是为期待你的降临，而无限期地服役？

想你，想你，想得太苦了，我发誓不再想你！不再想你的时候，我竟然想——死……

想你，想你，我此生的命，就是为你受苦？我这颗心，注定是供奉你的教堂，生命的烛光，一点点燃成洁白的灰烬。

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很近，你就在我的手相里，在我梦中的潮汐里。你很远，你仿佛在世界之外，你在另一个星系。

你是谁？你让我痴迷又让我受难，你给我希望又令我绝望，你许给我幻美的天国又置我于真实的地狱。你是谁？你好像是温柔的信仰又仿佛是冷酷的法律，让我一千次复活又让我九百九十九次死去。你是谁？如雪一样净化我又如火一样焚烧我，像风一样追不上你又像雾一样摆不脱你。我活着，只为了追寻你的幻影；我死去，就为了接受你黑夜的永恒覆盖……

那引领我们上升的，总在远方向我微笑的，那年轻的神，莫非就是你？

青春

••• 吴梦川

我
的
恋
爱

一九八八年暮春时节的黄昏，刚刚下起一场缠绵悱恻的雨，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我站在一片茂密的梧桐树下，静听雨滴在翠叶上闲闲敲打出惆怅的韵意，彼时烟霭弥漫，暮色四合，寂寞犹如黯黯天光，渐渐淹没了脆弱的脏腑，令人窒息。

那天，我第一次穿上镶有粉红蕾丝花边的文胸，白皙红润的脸庞布满少女的羞涩和纯情，我站在绿意浸染的神奇大地上，十八岁的瞳孔布满幻觉，十八岁的耳朵塞满幻听，十八岁的心灵盛满幻想，极度的敏感和忧郁使我的身体好比长出了望远镜和放大镜，我在自我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锐声尖叫，又柔声叹息。

十八岁，如果我说，那是个十分残酷的年龄，你一定不信；过来人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说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年龄。

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从暮春时节那个诗意弥漫的古典黄昏开始的。

当时我十八岁的纤纤玉手正撑着一把蓝底白花的自动伞，这把使用多年的破旧小伞被我想象成了古色古香的油纸伞，而我就是那个诗传中的丁香女郎，有着丁香的脸色，有着丁香的眼神和叹息，飘散着丁香的芬芳。

当时头顶的法国梧桐正飞絮迷离地诱发各类呼吸道疾病，而我眼里只有漫天盛开的丁香花；我走在空旷的林荫路上，就像走在湿漉漉的雨巷，寂寞的长巷，紫色的忧伤，全都在渲染一个主题：等待！

说得具体一点，我等待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人，尽管容颜模糊身份不明，但他却是我命定的爱情。我和他在青石雨巷的狭窄背景里相遇，彼此无言，擦肩而过的瞬间，我听到一声幽幽叹息，他突然折转身，轻声说话，眼帘低垂的女孩啊，你让我看到夜色沉寂无边；我刚一睁眼，又听见他忧伤地说，我恍惚听到夜鸟惊飞。

这天夜里，我开始做稀奇古怪的梦，梦里没有故事和情节，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花：

淡淡粉红的绒线团，开在锯齿形的绿叶中，就像从天边飘落的残云片霞，有燃烧的灼烈，也有受伤的悲怆，淡而薄的花香，散发出支离破碎的忧郁。

那是些不可思议的花朵，是这个尘世开不出来的美。我轻悄悄从树下走过，屏住呼吸，唯恐把花儿震下地来打碎了。

从梦中醒来时，我听到了潺潺雨声，在寂静的暗夜，在

世界的尽头，落寞地回响。

整整一夜，醒来，睡去，梦里都是这样的花朵在恣意盛开，天空中，草地上，湖水里，人间充满了它们柔软细碎的触角，它们美好的触摸让大地的胸膛隐隐疼痛。

那究竟是什么花呢？我不知怎样向别人打听询问，因为那些花朵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没人能听懂我的话，它们只能开在梦中，和我相遇，相知，相怜，然后凋谢，死去。

这样的梦境断断续续持续数夜后，有一次，在开满花朵的树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确切地说，那只是一个男人的背影，穿着青色长衫，瘦瘦的，高高的，看上去也像一棵树。他站在树下，望向远方，远方是苍茫的群山，在更遥远的天际，有几片薄薄的云彩。

这是一个百分百的陌生男人，但我感觉稔熟；这个背影似乎和自己有着某种神秘的扯不断的天然联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情和忧伤。

此后，这个陌生男人就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奇怪的是，每次都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有一次他快要转过身来了，几乎可以看到他的侧脸轮廓了，我焦灼的心都快跳出胸口了，但他随即又慢慢转过身去，消失了。我失望得要命，哭起来。

醒来后，总是怅怅地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呢？我多想看看他的脸啊！

我

的

恋

爱

某个夏日夜晚，我合上手中的书，从图书馆里走出来。彼时，一轮明月高踞在晴蓝辽远的夜空，大地沐浴在清水一般的月华里，轻风吹拂，隐约能听见深情悠扬的琴声。

走着走着，突然嗅到一股香息，天哪，那不是普通的花香，是我所熟悉的梦中的花香！紧接着，更大的奇迹随之降临了，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花香弥漫的树下，就是那个背影！

就着清淡的月光，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他！和梦中一模一样，一袭青衫，颀长挺拔，像一棵树，月光给他罩上了一层柔和而神秘的色彩。

甜蜜的忧伤霎时像刀子一样划过我因快乐而疼痛又因疼痛而战栗的心脏。

背影在月光下缓缓向前行走，有点飘忽，不像是走在尘世中，而像是走在过去或未来里。他走路的时候也是望向远方，远方的天空群星璀璨，这样美好光明的背景为他的形象镀上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光芒，更加深入人心。

我默默地跟着那个背影往前走，我在心里祈求时间变得慢一些，林荫路变得更长一些，我要一直跟随他走下去，走到天尽头，忧愁痛苦都将在那里消散，那里有的只是亘古不变的日月天地，还有他和我，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爱情。

我渴望着，渴望那个背影在一刹那间回头，慢慢走向我，深深凝视我，为我绽开一个透彻肺腑的微笑，然后用充满力量的温暖的手牵住我的手，带我去到天涯海角，一夜看尽三江五湖，看尽那弯玲珑剔透的月亮。

我跟着那个背影走呀，走呀，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路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木屋，那个男人一声不响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屋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是蜡烛的幽暗晕黄的光芒，从门缝里细细泄漏出来。

我迟疑了半晌，终于走到木屋前，举起颤抖的手，去叩小屋的门。我感到那门像纸一样薄，以至于我并未听见笃笃的叩门声。

彼时，木门无声打开，把一股湿冷的夜风也裹挟进去，吹得桌案上的蜡烛飘摇欲灭。

奇异的香息扑面而来，我感到眩晕，那正是梦中的花香。

我看到了他，那个男人，他倚在窗前，望向夜空。奇怪的是，他头顶的夜空漆黑，无星无月，亦无一片云彩，和我在屋外看到的截然不同。

男人无语沉默，依然以背影相对，和梦中一样。

绝望再次如海潮汹涌而来，我想象那些开在夜雨中的花朵，就像咽了泪水的胭脂，很薄，很凉，像宿命。

这时，男人忽然开口说话，只说了一句话，他轻轻说：

你为什么总是背对着我？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脸？

第二天，我在那条路上转悠了整整一天，寻找昨

夜那裹着花香和绝望的残迹。

最后，我来到一个地方，那是一大片废墟，长满了杂草野棘，显得十分荒凉，没有小木屋，也没有人，只在废墟的中央，立着一座坟，一座无字无碑的孤坟。

坟墓旁长着一棵大树，正好为坟墓遮风蔽雨。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种树的叶子是锯齿状的，树上开满了绒线团一样的粉红色花朵，空气中有一种清凉的芬芳。

我拼命揉眼睛，不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我还在做梦吗？这样真实的感觉会是梦吗？

满地都是落花，粉红一片，我捡起一朵，千真万确，正是开在我梦中的花朵！

我从那些凋谢的花朵上走过去，脚步非常轻悄，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分明有一种细微的战栗，从脚底一直传到了头顶。

回去的路上，我被人叫住了，回转身来，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生。

那不再是一个总让我等待和绝望的背影，那是一张真实的脸，非常年轻，非常英俊，它在笑，美好，生动，像一朵尽情绽放的花。

他对我说，你的头上开出了一朵花，让我帮你把它折下来，好吗？

男生从我的发间轻轻拈起一朵花，梦中的落花，他温暖地笑，感慨着说真美！它有个特别古典的名字，叫合欢。

男生用灼热的目光凝视着那朵合欢花，再深深地凝视我，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男生走远了,我禁不住回头望,他瘦瘦的,高高的,看上去就像一棵树。

后来,我和那个男生就有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唯美爱情,尽管十分短暂。

分手以后我才知道,他并不是那个梦中人。

此后的岁月,我曾一直努力寻找,试图找到十八岁那年的青衫男人;我这一生都在盲目而执著地等待,等待十八岁那年梦中的爱情。

后来我开始陆续遇到一些男人,遗憾的是从未遇到他,我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他。岂止那个男生不是,所有相识的男人都不是,而不相识的男人又都活在过去和未来里,活在我的想象里,现实中没有。

所以我一直都停留在寻找和等待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叫绝望,许多年前嘴里常说的,脸上写着的;许多年后沉默不语的,心房长的毒瘤。

你知道,梦中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拒绝面对现实,所以你们只能看到背影,这曾让你无比鄙视世俗的幸福;你还知道,人间的爱情都是梦,爱你的,你爱的,花非花,雾非雾,最终皆都去如春梦,无影无形。

多年后,望远镜和放大镜自动从我的身体里悄无声息消失,我走过暮春时节落雨的梧桐树林,心里平静踏实,呼吸竟无端变得畅快又均匀了。

我

的

恋

爱

初 爱

• • • 高 勇

多少年了，我连做梦都想着能和云梅使劲说上一会儿话，可是，当电话那头的一个女子让我猜猜她是谁时，我却怎么也猜不出来，最后，在她的一再提示下，我才猛然觉得她应该是云梅，等她用响铃一样的笑证实了我的猜测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立刻开始快速地跳动，虽然我已经在城市里娶妻生子，但是我也应该承认，我和云梅之间也许还真有那么一些没有机会了结的情感。

她说她就在省城，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说怎么不能呢？无论如何，我是该好好看看她了。虽然爱人的脸上已经露出明显的“醋意”，但我必须去。

云梅就是我的初恋对象。尽管每见到“初恋”两个字时，我总有些惭愧，因为我和她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些具有观赏性的恋情，即便算是初恋，那也是一场很不成功的初恋。但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这段情感历程当成是自